

編輯者 政論社
 發行處：漢口天津街四號轉
 零售五分（預定）半年七角五分
 連郵全年一元四角

政論

旬刊

第一卷 第十八期要目

中華民國廿七年七月廿五日出版
 論中蘇日三國關係……沈巨雲
 我們的外交路線……沈巨雲
 日本政治動向與歐局……尤脫萊女士
 安福時代對日本影響具島兼三郎
 戰時爭論與國際均勢……陶希聖
 抗戰以來的中國經濟……龍大均

論中蘇日三國關係

樊仲雲

在遠東政局，中蘇日三國的關係，實極複雜錯綜之致。

第一次中日戰後，日俄兩國爲了爭奪我東三省而有日俄戰爭。以後，日俄兩國平分我東省利權，達到妥協。歐戰既起，日本爲了保障其在山東的利權，曾與俄訂立協約。然而不久，俄即發生革命，日本即乘此機會，出兵西伯利亞，同時，利用安福政權，誘我訂立「共同抗敵」之軍事協約。日本這個併吞大陸的計劃，其後受了華府會議的阻止，不得實現。但是日本不能忘情於此，是很明白的。

東三省之保有，就國際形勢言，是有賴於日俄二國平衡關係的維持，但是擴張作霖而爲「關外王」的張學良，却不知此理，因反俄之故，而與之輕啓戰端（民十八年冬），卒致日所乘而有九一八事變（民二十年）。同樣，就整個遠東言，爲了保持安定，是有賴於英美與蘇俄以及日本彼此間平衡關係的維持。在此平衡關係未被破壞以前，中國的親某聯某政策，不消說只是促進平衡關係的破壞，於已不利。蓋以弱國處數大國之間，當然只有周旋敷衍，以求自存。所以安福時代之親日反俄，顯然是一種自殺政策。何況當時的日本，其用意在於途滅人。

這個形勢，至今未變，中國在帝國主義的對立

中，是處在日本與英美之間，而在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對立中，則在蘇聯與英日等國之間，因爲日本的野心欲滅亡中國，所以如英美之與蘇聯，倒反有共同的利害，日本這樣却與一切勢力立於相反之地位。日本利用「防共」之名，欲以消解與英美的對立，同時，更欲利用「防共」之名，使中國重陷安福時代的覆轍。中國之加以拒絕，正是獨立自主的外交表現。故在這裏，中國之與蘇俄同其利害是甚爲明白的。

我們知道這次戰爭的發生，中國之拒絕與日訂立「防共協定」是個很大的原因。日本欲實現其所謂大陸政策，而具有最大的阻礙力者爲蘇俄。日本以此乃以蘇俄爲其假想敵。日本預料在未來的日蘇戰爭中，中國是個足以左右大局的因素，故在戰爭以前，迫着中國表示態度，共同反俄。而爲恐蘇俄出兵干涉對華的武力行動，則先以軍事的手段，即蘇俄對乾金島事件讓步，解決以後不到一月，即有蘆溝橋事件，這意義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日本爲了在歐洲方面牽制蘇俄，故與德意訂立「防共協定」，但此協定之另一意義，也在牽制英法。中國的外交，一方面訴之國聯與九國會議，而另一方面則與俄訂立不侵犯條約。但是國際會議的結果，多口惠而實不至，中俄關係也只此而止，未有更大的進展。於是但見暴日的橫行，我國孤軍奮

歧路徘徊的日本

沈巨塵

近，日本對中國停戰議和的喧嚷又傳遍了宇內，無論言和的用意，言和的內容如何，這無非是日本外交走到歧路的表现。

日本自維新以來，即以侵略中國，攫取中國的物資，佔有中國的市場為目的，所謂南進的海洋政策，仍是大陸政策實現以後的延長，二者只有先後之分，並無對立不相容的區別。但是實行向外拓張政策的基點在征服中國，所以日本自走進國際舞台以來，即以征服中國為其一切活動的樞軸。

日本開化較晚，進步較遲，等到日本步出自己國門，不備亞洲以外各地，已為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佔領，即是亞洲的中國市場，也為英法美諸國捷足先登。在口國開國史上，中國已與英法各國先後打過了兩次仗，失去了沿海很多島嶼，那時日本在中國尚沒有立足之地。直至十九世紀末年才強奪去朝鮮，爆發第一次中日戰爭。可見日本侵入中國，已是英美勢力在中國穩定之後。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想反客為主，後來居上，在中國樹立特權，只有乘機觀變，趁各國不能傾全力注意遠東權利時，或者各國在遠東的均勢陷於搖動時，猛烈發動，在中國搶奪權利，六十年來的中日外交，無時無事不表現出日本趁火打劫中國的圖行。這也難怪，日本是個小國，發展較遲，即有近幾十年來的進展，仍不過是個泥足。泥足的日本只有偷竊取巧，才能在中國獲得利益。

中日關係中，隨便可以檢出幾樁事件，證明日本自己無有征服中國的充分力量，必須乘機取巧才能從中國取利。及至取巧機會過去，中日恢復平常關係，利沒到手，又沒有使日本取巧機會，就是日本外交走到歧路。歧路中的日本外交是欲戰不能，欲和不可的。現正就是如此。第一次中日戰爭，正是英俄展開廣大的鬥爭，由巴爾幹半島直到遠東，美國尚沒有獲得菲律賓羣島，中國維新剛在開始，日本乘這個機會發動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日本佔去朝鮮，奪去的遠東半島也為英法德強迫退回。

中日戰後，日本在遠東的地位驟然提高，英國為限制俄國東進，一九〇二年與日本訂立同盟，一九〇四年便爆發日俄戰爭。這時候英國助日，美國新經美西戰爭，無力過問遠東，中國積弱不振，俄國孤立，日本乘這個巧打了俄國一下；又不放與俄國久持下去，遂請出美國調停，日本在「勝於軍事，敗於外交」下，俄國在「不割地，不賠款」下，訂立樸斯茅資條約，日本獲得俄國在中國東北的特權。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各國無暇顧顧，日本乘機取利於中國，於是佔領青島，提出二十一條。歐戰停止，遠東均勢回復，英美聯合限制日本，在華府會議中日本只有屈於英美勢力之下，簽定九國公約。一九三二年前後，正是英美兩大金融王國從事爭奪世界市場，蘇聯埋頭建設，無力對外，中國初

國際同情雖俱在我，其如勢不濟急何！

國能一致者亦半。但欲阻止日本大陸的侵略，究竟有賴大陸國家的武力，換言之，即有賴於蘇俄之奮身以肩此重任。連年以來，蘇俄之增兵設防於遠東，固使日本的侵略不得不稍稍顧忌，但亦以此故，促進了日本及早解決中國的企圖。倘若真如日本的願望，速戰速決，則中國失敗以後，蘇俄之難免於日本的侵略，是很難說的。第一次中日戰後，接續便是日俄戰爭，這是很好的啟鑒。

中國現在，為了自己的生存，已舉起抗日抗戰的烽火，這就對俄國關係言，也是防衛蘇俄的前哨戰。蘇俄認爲中蘇兩國有共同的利害關係，則當此之時，彼此似應有超越消極的不侵犯條約以上的舉動。技術及物資的援助，誠足使我抗戰能力為之增加，但決非打壞別人的最善方法。而我國努力軍事經濟的準備時，蘇俄當局及其共產黨人，曾力主中國應即抗日，我不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蘇俄之主張抗日，應該不是欲利用中國以消滅日本，使中日兩國，兩敗俱傷而坐收漁人之利。倘其如此，我希望蘇俄當局不要再藉口五年計劃的準備而袖手旁觀，至少蒙古原屬我宗主權所有，應使之發動抗日軍事行動以為呼應，而牽制日軍於東北。同時，蘇俄若真對我並無野心，則應竭力援助我統一的感功，使其共產黨人放棄割據一方的封建觀念。因為世界上任何現代國家，決無一黨一派對於軍事政治得自成系統者。

總之，在中蘇日三國關係中，中蘇兩國，合之則兩全，分之則兩敗，真是具有唇齒輔車之說者。我今抗戰已一週年，蘇俄當局其亦聞風興起乎。企予望之矣！

做到軍事統一全國的時候，日本乘機發動九一八事變。中國無力抵抗，蘇聯競自保，處處向日本討好；英美不和，史汀生孤掌難鳴，只有在言語間反對日本，英國紳士想使日本作成防蘇的壁壘，對日本的行動縱容不管，中國的東北四省便在這樣的機會下為日本佔去。去年滿洲事變發生時，正是中國行將完成真正統一的時候，美國服膺孤立政策，連首領內的繁榮工作；蘇聯忙於清黨肅軍，警衛西部戰線，英國對地中海問題攪擾，日本乘這個機會發動事變，演成了中日兩國間的慘酷戰爭。最近日本的具體三原則說：「地中海不安，是助長我國大陸政策最大的要因」，到是一句良心話。

據說當八一三上海戰爭爆發後，美國即與英國商談以兩國海軍兵力，對日本施行經濟封鎖，尤其是以巴拿馬新加坡為根據，截斷輸往日本的煤油。英國在稍後躊躇之下，答應了美國的提議，準備增派軍艦到遠東來。這時地中海有怪飛機，怪飛機出現，中止了英蘇派艦的計劃，傳說中的煤油封鎖對於泡影。去年九月歐洲成立尼翁協定，防止地中海海盜行為，十月初英國國運艦為怪飛機襲擊。英國因此重擊，減少十月初在國聯大會，及十一月初比京會議的積極性，使日本依舊猖狂。本年二月間國聯理事會舉行前，英國商船恩德美被擊沉，影響英及各國在國聯中的活動。德意日聯防共而成的苟合，為日本勢牽制英國的偉大力量。英意的緊張關係，逼走艾登，張伯倫的現實外交登台。登台後的表现是：本意協定成立，法意談判開始，英法成

立軍事同盟，英美法聯合擴軍，英土、英德、簽定經濟協定，保住捷克獨立，制止德國外衝，歐洲局勢緩和起來。歐局緩和，各國的力量可以東移，日本漸感到國際壓力的可怕。

日本在此時如繼續對華用兵，必須調整不利日本的國際關係，宇垣代藤田而出馬。日本如在外交上仍繼續反英，當然要加強對德意的勾結，而還要和緩美蘇，拆散英美蘇的聯合。但是聯德與和蘇聯是不能並立的！和美蘇，反英國，攻中國也是不能並立的。所以日本在反英攻華的前提下，很難收到和緩美蘇的效果。繼續作戰的另一危險，即是日本經濟長期消耗，不僅無以與英美平衡，還很易引起蘇聯積極幫助中國抗戰。因為如日本在對華作戰時，國力消耗到不堪新聯一擊，蘇聯有可能乘機發動，雷他的未來敵人——日本於死命。因此日本在繼續作戰下，打不開一條生路，宇垣乃一再放出歡迎調解，停戰言和的談話。他意在欺騙中國的和乎下，保留對抗他國的實力，獲得開發他領區域的機會，尤其是華北。在這種前提下，日本有時時放鬆華南，甚至華中的可能，以獲得對英的妥協。但是這種和平只是使日本有等候另一侵略中國的良好到來，歐局緩和，日本言和；歐局再緊，日本也要變和為戰了。中國已堅持長期抗戰，保持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與完整的國策，足以粉碎一切犧牲中國有利日本的妥協與和議，這樣國際局勢與中國決心，使日本走上和戰不決的歧路，故特意在大戰繼續下放出和平空氣，妄想站在歧路喘息一時，等候再度進攻中國的良機。

編後話

國際情勢的爭論已告一段落。真理只有一個，科學的研究東西都是一樣：反之，依照個人幻想，或黨派教條，而作的觀察，彼此很難相同，而且事實使幻想破滅，教條還有何用？本期選載的文章，便是上述原則的證明。尤其是英國尤說萊女士，日本具島兼三郎的兩篇文章，內容豐富，觀察入微，值得仔細一讀。他們都從國際局勢的膠着中找出日本行動的根據。

設夫的「我們的外交路線」是給某種專業一國的外交評論者的當頭棒喝。

近來接到很多讀者來信，恕不一一作答。我們有一句話請愛護本刊的讀者放心：就是我們要絕對保持學術研究的態度。

下期起改移重慶出版，編輯方面特聘者「論壇」，希望多投稿。

本刊移地發行，我們有無限憤慨。在保衛民族國家的血戰中，憤慨遠足促成堅毅刻苦的奮鬥，大家都要抱着百折不回的精神，克盡自己崗位上的責任。

啓事

本刊自下期起改移重慶發行，通訊處重慶新街口七號。

我們的外交路線

毅夫

外交上有個固定不移的原則：一是注重現實，一是純為自己的利益，所謂道義與思想的結合在現階段是不會有的。

基於此種認識，選擇我們的與國，認定我們的敵人。我們的敵人只有一個日本，此外任何國家對中國的好感與援助，雖有程度之不同，決不是我們的敵人。即是我們敵人的與國，也未必是中國的敵人，如今年二月以前的意大利，到處為日人張目，意圖並不是與日本共同侵略中國，意日勾結乃為的牽制英國，實現各自的企圖。英意和好後，意日的關係不是改變了麼？現在的德國自併奧以後，加緊與日本勾結，希特勒為的補償失去意國的損失，不惜犧牲中德間多年的友誼，買取日本的歡心。但是德日的勾結各有其目的所在，德國既不能協助日本進攻中國，日本也不能幫助德國從事歐洲戰利的爭奪，二者只是暫時利用，互相牽扯，時過地遷，將來德日或者如同現在意日的關係一樣。不能將德日的關係看的太死了，更不能在唯一的敵人以外，多推敵人。我們尋求與國是多方面的，一切不幫助敵人的國家皆希望成為我們的與國，即是敵人的友國也希望不會成為我們的敵人。一切以自己國家民族的立場作選擇捨拾的標準，「本獨立自主之精神，聯合世界上同情我之國家及民族，為世界和平與正義，共同奮鬥。」對世界各國現存的友誼，當益求增進以擴大對我之同情。在增進友誼中，可使沒有關係的國家，發生關係，使已有關係的國

家更加密切。在各國中不抱持何國為日本友國之成見，只看能否運用那個國家不為我們的敵人，再進一步變成可以助我的與國。由於這一點，對漸離我們的德意等國，也不必憤怒譏罵，要盡其在我，力挽頹勢；對與我們有密切關係的國家如英美蘇聯，雖至今尚沒有積極的協助，也不必失望悲憤，只有盡自己之力量，轉變英蘇等國的態度，那時再談借款，或者出兵，都是可以實現的理想。「天助自助者」，「鰲瓜得瓜」，在個人在國家都是可以聽用的道理。

談過我們認清友敵的原則以後，再說到我們怎樣運用整個的國際局面。前者是國與國間的單獨關係，後者是基於已建立起來的國與國的關係，對國際局面作整個運用。任何國家的外交都脫不開這兩個步驟。中國正處在戰爭的時期，國際是個和局。國際的和局如適有助於中國打擊日本，我們當然努力保持這個和局。如果和局之下，中國自力不能迅速的撲滅日寇，無疑的使轉變和局為擴大的國際戰局。誰都知道中日戰爭不是中國的事，是富有世界性質的國際戰爭，轉和局為戰局正是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良好方法。但是這個擴大的戰局如從遠東滋生，在遠東興起，才能有利中國。若在遠東以外的歐洲發生，反與中國有害。歐洲多事適給日本侵略中國的機會，過去的歐洲大戰，及九一八事變時英美展開的世界鬥爭，都是好的證明。日本外交的重點就在中國，各國無力顧及遠東，足以鼓勵日本

侵略中國，為中國着想，我們寧願歐洲平靜無事，使各國有力用到遠東。因此，不僅不反對英法各國對於西班牙戰爭採取的不干涉政策，反要贊助。因為在西班牙問題上，干涉即是戰爭，英法的干涉即是擴大西班牙戰爭為一方是英法一方是德意為主的國際鬥爭，適給日本在遠東逞威的機會，不利中國。國際和局如在遠東發展，情形便與此兩樣。在遠東的國際關係中，中國的敵人只有一個日本，與日本為敵者不只中國一國，英美蘇聯都是日本的敵人，這樣在遠東擴大起來的國際戰局，是有利中國，有害日本，是中國應當動行的外交政策。可是有些虛無的國際主義者，反對轉國際和局為戰局的政策，對於西班牙問題則痛罵英法的不干涉政策，這不是自相矛盾麼？英法干涉西班牙問題即要引起擴大的國際鬥爭，中國轉和局為戰局也是擴大的國際鬥爭，為什麼為西班牙不惜引起國際大戰，為中國就反對擴大的國際鬥爭，何厚於人而薄於己？這般以背誦教條為生的人，忘記了民族，沒有祖國，也忘記科學的真理，不惜發些自相矛盾，有害自己國家民族的言論。他們心目中已沒有了中國，另有一個所在，處處為他這個嚮往的所在發言立論。因為在歐洲發生戰爭，英法德意為主，蘇聯可作壁上觀，坐收漁人之利，在遠東發生戰爭，中國以外第一個要參加的即是蘇聯，第二才能敵到英美。這般人為保障所謂他們的祖國，不惜以中國，犧牲中國的利益反對轉戰局為和局的路線。年來賣國求榮的人，到處皆是，何必苛責他們？我們只有握定國家民族的利益，運用國際外交，多方尋求與國，竭力避免多樹敵人，以最大的力量轉國際和局為戰局，以迅速撲滅日寇，維持世界和平。幾種不合理，不為自己的國家民族着想的歪調，讓事實給他們些教訓吧！

日本政治動向與歐局

尤特萊女士

很少有人能够确切認識歐洲政治和遠東政治這二者間之密切的相互關係。甚至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時各帝國主義國家之對華政策也就大大的影響着歐洲的均勢。那時候，如果俄國在忙着對付中國，奧國在巴爾幹的地位和德國在歐洲大陸的地位就會加強。但，俄國在一九〇五年敗於日本，祇好一回到歐洲。來，這事實就成了世界大戰之一個助成的因素。今日德國在歐洲實力，又必需視日本能否威脅蘇聯東邊，使得不能動員而定。

最近日本內閣改組，接着希特勒又馬上把蔣介石的德國軍事顧問召回，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德日二國大概到此時纔真正的結成了反蘇同盟，而以前的防共協定，在日本人心中實不過是征服中國的一種飾辭而已。如果我們僅僅想到日本『軍部』對『金融界』，大企業利益，或諸政黨之關係，那我們就決不瞭解日本的政治。軍部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整體，而是分成了許多派別和系別，不同的軍官往往跟不同的資本家集團，不同的官廳官吏，不同的高級行政人員聯結着。海軍，從廣義的說，又跟陸軍有不同的政策，或者可以說，跟廣義的各個陸軍派別有不同的政策，而海軍的高級指揮部也有跟陸軍的總參謀部同樣的權力，可以推翻一個內閣，祇要拒絕任何軍官來當海相就成。因此，日本內閣，果要行使職權，它就必需在陸軍海軍，獨佔企業家，和兩院之間造成一種平衡，無論這平衡

是如何的不穩固。如果想使戰事有力的進行，那麼，這一切在政治上佔重要地位的分，便必需在政府裏有它的代表，但是，這種平衡却會有時偏到這邊有時偏到那邊去，即在陸軍的範圍之內，有時也會這個派別勢力大於那個派別，這種消長，主要的還是以三井公司，三菱公司，或其它企業界較小的巨頭所給予的幫助之多少而決定。

我們要研究最近日本內閣變動的問題，是必需在這些政治上的永久勢力方面着眼才對。無論在外相，藏相，文相，和陸海相的勾摯和見解上，我們都能覺察出它們的影響。

代廣田任外相的宇垣乃是一位老民政黨員，跟內廷和上議院，以及三黨和住友託辣斯均有密切聯繫。新藏相池田去年是日本銀行總經理，以前又是三井公司的總裁。他是『少壯派軍人』所稱謂自私的資本家之最高典型，他在內閣裏正處了金融資本家利益之保護人的地位。

戰前，宇垣曾在五任民政黨內閣中當過陸相，一九三二年，他欲做『少壯派軍人』和恐怖組織之首領而不成，因為他太跟大企業界接近了。他是一九三五年八月被相澤所暗殺的陸軍部總監處長永田的聯手。相澤在受審時會指稱永田和宇垣跟內閣各企業界職員有密切的勾結。一九三七年五月廣田政府辭職，天皇會任宇垣為首相，但被軍部所否決，這才由近衛替任了這職位，今日，如近衛辭職

戰時學術研究

陶希聖

這是陶先生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Peake 教授的一封信，會於 *Tridune* 五月號，譯自 *譯者* 轉譯於此，若譯文有與原文意義，不相符處，由譯者負責。 編者

在去年這時候，我們在北平討論中國禁止復利，與限定債權人只能收回與本相等的利息的「一本一利主義」的高利貸法之起源。同時，我們又與魏特夫 Wittfogel 博士搜集中國經濟史的材料。在七月十一日，我離開北平到崑崙去參加汪蔣兩先生召集的會議。我在那裏住了一些時候，自此，我就不能重回北平。我現在寫信告訴你，我們搜集的唐代經濟史料，約有九十萬字，並且按照年代別編纂成幾個小冊子，有三本已由北京大學印刷出版，另外三本，仍是稿本尚未付印。

至於宋代經濟史料，我已搜集了約一百萬字材料，卡片都存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史研究室裏。據新由北平到漢口的北大文學院秘書處張君說，當日日本浪人佔據北平時，一切公文書籍，全部被燬，或則由日人取去向小販換香煙而燬了。這樣，我們搜集得的經濟史料，卡片，原稿，抄本，其中有一些是歷史上有名的碑銘拓片，都全部完了，這是不易補償的。甚至我的個人圖書也被日本憲兵全部沒收了。在我家中損失的稿本，有我的中國社會史第一卷，及中國中古寺院經濟史，各約十五萬字，另外有會審的十萬字的中國古代社會政治制度片稿，以及食貨半月刊的許多未刊稿件，自此，這個平

據一般推測，樞臣者當仍是宇垣。

在這些情形下，宇垣之任外相，實不能算是「軍部」的勝利，而應該算是三派派的勝利，是那些傾向於日本報紙所謂「北支意識」的金融家和實業家的勝利，是軍閥中傾向於反蘇政策而不很主張反共政策的那一派（主要成分即是目前往華北的關東軍）的勝利。還有其他兩位新開員的政治系統，也頗能加強我們這推測的正確性——一位是著名劇烈反蘇的荒木，另一位是前關東軍參謀長板垣。

一九三一到三二年間，荒木乃是軍事法西斯黨的首領，他們聲言反對「自私的資本家和腐敗的政治家」，並宣佈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帝國社會主義」和「昭和復興運動」，但過了這時期以後，却有謠傳說荒木已變成一個三井系分子。無論這謠傳是否確實，至少總已經好沒有人再稱他為日本的基利里尼了。日本的政法生活原是非常腐敗的，大多數的人，無論是武官是文官，一旦獲得高位，便總難免要財財關係密切關係。昨日之反資本家的「少壯軍官」，也許正是今日之資本主義企業的富有的股東。

荒木和宇垣以前雖然是死對頭，現在，彷彿他們所代表的軍部派別已經因對華戰事之無限擴大而聯合了起來；他們都把蘇聯認為是日本的主要敵人，又以為想要統治整個中國乃是危險的，因為這會使力量分散。

極可能的。麥特勒大概已對日本政府說過了這類的話：如果蘇德締結的「防共協定」還需要確切，那麼現在日本在中國的行動便應該有相當限

制，這樣才能保全實力來對付將來可能發生的對蘇戰爭，或保全威力能向蘇聯作戰的恐嚇。顯然的，日本如果一天天更深的陷入中國的泥沼，那麼德國雖然有了這麼個同盟國也是毫無用處。日本不能牽制蘇聯在歐洲的動員，已經阻止了德國沿多瑙河岸的進展。如果日本的對華政策完全成了麥特勒所期望的那樣，那麼，蘇聯是否會重申誓約，準備為保障捷克而戰，也是頗成疑問的。

去年年底德國對中日戰事而不成，它便繼續拿軍火供給中國，而不願跟日本有同盟的關係。這表面上顯得奇妙，其實也頗易理解，我們祇要想到德國不但不願中國投入蘇聯的懷抱，同時還要逼迫日本，使它把戰爭目的僅侷限於華北和內蒙古之區，那就可以明白德國這種態度之意義了。如果日本內閣的變動的確是表示了德國的壓力已發生作用，同時表示了日本政府中一部分主張跟蘇聯接近者之失勢，那麼，法蘭西更重軍將軍和其他蔣介石身邊的德國軍官之召回，便當然是立刻就要發生的事。

近衛內閣已經幾次的聲明過，不願跟蔣介石氏談判，那決定非戰到國民政府崩潰決不罷手，因此，如要宣佈較和緩的戰爭目標並嘗試跟蔣介石氏開和平談判，那就必需要有一個新的日本政府。最近有報告說，近衛即將辭職，而由宇垣繼任首相，大概即是為了上述的原因。無論如何，這一點是很明白的。內閣改組，其性質乃是日本國內主張消滅英國在華勢力的那一派人之失敗。這一派人的主張，在日本是稱為「揚子江意識」。這一派的重要分子在出版紡織工業界極有勢力，并有海軍為其後盾。現任內相的末次更是這一派人的中堅；他們並不十分關心華北，而是更關心華南的貿易和上海的紗

月刊便不能繼續出版了。

因為日人之佔據北平，北京大學經濟史研究室諸人便漂泊在全國各處。韓清遠現在威海衛；武仙與我同在漢口，會考已派赴廣西考察經濟狀況；連士升在香港研究國際經濟及西南各省經濟狀況。他們仍在我指導之下繼續研究。

北平是中國文化的中心。由一九三二年至去年，前後六年，我們在日本侵略的威嚇之下，住在北平，我們知道得很清楚，北平遲早要落入日人之手，不過我們仍然住在那裏，希望可再住十年，好完成我們對於中國經濟史各方面的研究。只有在北平因有各圖書館，檔案及私人藏書，這種研究，方可以進行，所以我們住在北平，還有我們的書籍及材料。學術研究的需要，不允許我們把書籍材料移往安全的地方。不過一日北平墮入 人之手，我們也只有放棄原來的計畫，與國人一同起來，在抵抗日人侵略的洪流中，共同奮鬥。

中國的鬥爭是全國意志的結晶——我們是一個國家，我們要生存的信念的表現，全中國的各民族，階級，宗教及職業團體，都有同樣的表示，所以，自去年八月以來，全國各方面的人們，便組成了一個國防參議會，與最高國防會議同時存在着，這一個參議會，於六月後，便將擴大而改組成一個獨立的國民參政會，國家政策之審議及決定的機關，自去年八月起，我與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中國共產黨，中國社會主義黨及許多無黨派的學者，參加國防參議會的各個會議。在這個團體中，

廠。他們並不是像三愛似的需要華北的煤鐵的重工業家；他們乃是需要市場，需要在手工業上造成剝削廉價的中國勞動力之機會，需要華北所沒有的如橡皮，棉，和羊毛之類的原料的手工業家。他們需要使英國在揚子江流域的投資和貿易完全消滅，同時日本又獲得上海公共租界的統治權，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即使中國這一次戰敗了，他們也得不到什麼利益。顯然的，日本如果要跟英國的在華貿易和投資作正面的攻擊，它就非跟蘇聯獲得某種諒解不可。因此在過去數月間，有些地方便提出了這種跟蘇聯接近的要求。金融界是永不贊同一種公開的反英政策的。公開的反英政策會使他們崩潰，他們也比那些熱衷者更明白一點，知道一公開反英，日本就自絕了某些戰爭原料之輸入的可能。二月間，「改造」雜誌上有人為文說，白鳥敏夫（現已任為外務次）官現在正對贊同與英官戰并為蘇聯結納的輿論發聲警告呢。

被選為主張親蘇者的廣田之退職，正如新聞員們的政治勾結一樣，也可以幫助我們作這樣的結論：反蘇分子現在在內閣中已佔了大多數，而金融家，英國的報紙以為他們是漸漸的失勢了，其實正相反，他們是更得勢起來。

照上面這種看法，日本內閣改組也許可以說是代表了德國的勝利。這究竟是在德國外交上的勝利之外更有其它意義呢？這大部分要看中國。如果德國能使遠東戰事停止，而締結的條件是以華北和內蒙古讓與日本，那麼德國就可以大大的加強在歐洲的地位。如果日本之反英親蘇派不失勢，而且佔了上風，那麼德國在歐洲的地位必便大大的減弱。因此，在對日的關係上，德英二國彷彿有了一種糾

人詭異的利益共同之點：今日，在遠東威脅英國，就等於在歐洲威脅德國的力。中國之一項偉大機會乃是：英德兩國都願意以華北讓與日本而停戰。另一方面，中國接受這一種和平條件的可能性却日漸減少了，中國是要打下去的；即使德國不再供給它軍火，而英美也不再幫助它，它總還有一個以受俄國勢力支配為代價的，依靠蘇聯的最後辦法。

廣州從新被轟炸，以及日本向海口進展，這兩件事並不能消滅我們這個日本將限制它在中國之行動的假定。正因為這種國策是已經決定了，所以不得不給予那些主張「打倒使中國屈辱」的人們一些滿足，同時又不能不做一些事情來緩和一般人對於日本「常備軍」之遲緩的進展感到不耐煩的心理。在廣州殺害數千平民，那是表示日本儘有力量可以消滅全中國，祇要它願意如此做；向漢口進展，乃是想以此滿足勝利的要求并逼迫蔣介石接受談判。

如果軍部的政治勢力和威望想保持下去，那就必用一些新勝利來補救四五月間在山東大敗之可恥的記憶。日本的各黨各派都將得一致的擁護攻取漢口，雖然現在當權的那一派是主張讓國民黨繼續存在。祇使華北成為日本的保護國，并以此為條件而與中國講和。

日本的一部分企業界，陸軍界，和海軍界人士，至今還主張跟蘇聯接近，并以此為直接攻擊揚子江流域和華南的英國勢力之準備；如果進攻漢口非常順利，那麼這一部分人又會得勢，當然也是非常可能。德國並不能担保，它一旦對中國不再幫助，日本的反蘇派就一定永遠的握不政權。但，假如蘇聯的確如「泰晤士報」的里加通訊員所說的已經在極密切的幫助中國，那麼，日蘇接近自然又不成問題了。

本文譯自六月十一日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雜誌。

我們集合起來討論解決各種戰時問題。由此，你可以知道，中國這時候，並不是走向獨裁制度，而事實上向民主制度邁進，國民參政會之創立，更給予我們的民主制度以更大的現實性，本質與形式。

六十年來，中國國民的要求，可以四個原則表示。第一，民族主義，第二，民主政治，現在正在抵抗日本的時期，所以民族主義的原則是無庸說明而自可瞭然的，至于民主政治，前已講過。第三，是社會工業化與工業社會化的問題。關於這一點，國民政府及各部，已採用許多計畫，且組織許多技術機關，去推行一種適合於戰時環境的經濟政策。第四，是科學原則之適用於全國。這樣，自二月以來，或者你很高興知道，我與許多學者組織成英文研究會，目的如次：

1. 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外交。在香港設立一研究室；由這裏，我寫給你這封信。
2. 考察戰時經濟狀況之變動，這個工作，由前述之會及其他諸專家來作。
3. 刊印，編纂中國及國際政治經濟教育及其他問題的書籍，我們計劃每月出三至四冊，自本月起，我們的編印書籍，是受上面四個原則的指導的，這無庸再說。

中國國民政府與中國人民決意不僅使此次抗戰勝利，並決心同時實行建國計劃。中國現在是一個中古式的，各地割據的國家。要想成爲一個堅實的

國際局勢對日本的影響

具島兼三郎

本文譯自改造雜誌七月號。原題為「列強狀態與我國大陸政策的遷移」。文中充分說明歐局與遠東的關係，及英國外交受歐局影響不能致力遠東的微妙關係，與我國一些盲目的陣線論者比較起來，何啻天淵之差。茲刪其首尾，摘譯以饗讀者——編者

試一回顧(中日)事變之痕跡，即可明白國際政治上的種種要因，是幫助了日本的大陸政策。可是，若把這些要因一個一個算出來分析，則那里，現在正在發生重大的變化。如今試就這點為主要對象而加以考察。

一、地中海不安

地中海不安，是助長日本大陸政策最大的要因。回顧事變的經過，考察地中海不安與這次事變的關係，即可明白。第一次地中海不安，開始於去年八月和九月間，第二次開始於十月，第三次則開始於今年二月。

昨年八月底，正是戰火波及上海不久的時候。關於這時候英美二國的舉動，美國著名雜誌「民族」(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曾揭載有興味的報道。據該報云：伴著上海事變之重大化，美國大總統羅斯福即行召致海軍部及國務部的首腦，開重大會議。在該會議席上，海軍首腦部所陳述的牽制日

本戰略，是在國際聯盟，乃至九國公約簽署國的承認之下，由英美兩國海軍軍力，施行對日本的經濟封鎖。美國海軍首腦部是這樣想：——日本的最大戰略上的弱點，在於原料資源之貧弱，和集合島而成國的地理上的弱點，因之日本以外國輸入的諸原料，特別是煤油受了抑壓，則日本海軍艦便不能駛動，飛機便不能飛行了。要是這樣日本無論如何，於三個月內要從中國拱手回來。為着實現這點，英國海軍只要進據於新加坡，截斷從印度往日本之煤油，美國海軍進據巴拿馬，截斷從美國送往日本的煤油便够——總之，為實現這點，有國以外的海軍力之援助，是不必要的。但是，僅就美國來說，為着不使日本發生反感，採國際及九國公約簽名國同意之下，而施行的方式，是聰明的。僅由這個方法，便能够與日本海軍不交一炮而使日本屈服。

對於這個意見，羅斯福最初便不表贊同。其理由為美國輿論尚未發展到採取這樣過激的手段；可是在這會談不久之間，日軍對中華非戰鬥員或漁船空襲之宣傳，即行擴大，輿論反日的傾向激昂，國務部遂以前記之會議為基礎，與英國間進行關於海軍共同作戰之交涉。而英國海軍對之，當表明當時十五艘戰艦之中，六隻入了船塢，其他全部則有警備波羅的海，北海，地中海之必要。對於美國的提議，早就呈現游移的態度。可是結局還是決定將二

國家」，中國必須在近代工業基礎上，改造一遍。但是，在日本經濟帝國主義的阻礙與軍事壓迫未清除前，工業化計劃之全部進行是不可能的，科學與民主政治之推進，也是不可能的，因為二者也要建立在工業進步上面的。更不要提起全國的統一。所以，此次戰爭的結果，或者是中國自此不成為一個獨立國家，或者是中國擺脫了一切阻止他成爲一個近代國家的束縛。如果中國可渡過這次戰爭，則全世界就可看到他將成爲一個近代國家，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工業化的國家。他將不復在「半殖民地」的地位上忍受一切痛苦。因此，「抗戰建國」的口號被全國各地所採用。建國計劃，也是站在上述四原則基礎上的。

在社會科學家眼光中，印出的書籍，只是一種材料。而最基本的材料，還是社會本身。印出的書籍，只是社會現象的紀錄。日本軍人在北平的暴行，毀滅了我們的一切書籍與卡片的結果，是使我們可戰時社會經濟狀況，與時在變動中的制度與組織，發生了直接接觸。中國的靜止的中古式的社會經濟，現在在戰爭的壓力下，正在轉變成一種有計劃的，與有組織的生產制度，中國四千年來，從沒有過這樣一次大的社會轉變。這樣，在戰爭結束後，我們或者能够供給你大量的關於中國社會經濟轉變的材料，我相信這些材料，對於科學界，將比中國廿四史，更爲有價值些。

一隻高速巡洋艦及二隻驅逐艦，有可能或更多送二，三隻軍艦到東洋來。

英美海軍共同作戰漸有眉緒之時，突然地傳來地中海有怪飛機及怪潛水艇之出現。英海軍對於增派軍艦到東洋，於是再度游移不決，英美海軍對日本之煤油封鎖，遂不得已而頓挫。

「民族」雜誌這種報道，真實到什麼程度，不得而知。但這個時候，地中海頻頻出現怪飛機怪潛艇是事實，以九月二十七日英國商船亞里安摩士號及非洲航路之商船一只為怪飛機所擊毀為開端，同月三十一日英國驅逐艦哈博克號，九月一日蘇聯商船清夫號，又同月二日英商船島特露爾號，蘇聯商船莫拉哥耶夫號等相繼為怪潛艇所襲擊。這無須說，牽制英國之遠東政策是有效的。「民族」雜誌的報道，是有真實的話，則可以說這是拯救日本於千鈞一髮之中了。

第二次地中海之不安，起於十月四日，其時距九月十一日在瑞士小都尼翁所締結之防止地中海海賊行為協定，尚未及一月，那日在地中海 Sardinia 海峽海面，發生了英國驅逐艦被怪潛艇襲擊事件。這事件對於欲以尼翁協定安定地中海，以國際聯盟而牽制日本之英國，給予不少的不安。十月八日之國聯大會及十一月三日以後之北京會議，因此而受到絕大之牽制，自不待言。

第三次地中海之不安，起於本年二月一日，即第一百次國聯理事會開會之前一日。那便是英國商船恩德美之被擊沈。因是，參加理事會之列國，便完全立脚不定，難以英法蘇中國國極大的努力，而

理事會之決議，僅為國聯勸告加盟各國個別援助中國，極微溫地告終了。

如同顧這些事實，便可明白地中海之不安，是幫助日本大陸政策的一種如何有力的要因。雖然三國防共協定，本來以第三國為對象，但其所以對英國發揮偉大的牽制力，乃因地中海之不安，是由於英國與意大利間之關係而出現。加以東京，羅馬樞軸之成立，致日本之大陸政策或有機地結合，以這一點加以思索，始能明白。然而，以前在牽制英國上，所以能發生如是偉大作用的要因，現在似要發生重大的變化了。因英意協定與英法協定之成立，再加上所專近將成立的法意協定，配合起來，將要使地中海的事態，導入於顯著的穩定。這在英國的遠東政策確是有利的。同時，這在日本的大陸政策，不能不說是值得警戒的問題。

但是，關於這點，也有這樣的意見，那便是東京羅馬間的防共樞軸，雖然英意協定，却未見絲毫的動搖，就僅限於防共樞軸而言，未見絲毫動搖，這點我個人也相信的。可是，前此東京羅馬樞軸對英國所以發生偉大的牽制力，並非以這個樞軸的防共性之故。其原因，毋寧說是由於地中海不安與日本大陸政策之連帶性。假如這推測是正確的，則不管英意協定是暫時的安使這要消失了，必然增加英國關於遠東政策之自信。防共樞軸沒有絲毫動搖，這和地中海不安之解消，對日本大陸政策是應警戒的事，是截然兩個問題，兩者不能混為一談的。

二、西班牙與中歐之不安

西班牙問題，本來作為地中海問題之一部而加

以考察時，始能有國際的意義。故關於地中海不安之陳述，大體也適合於這裏。惟這裏，英國的利益與法國的密切聯合着，所以法意協定若不成立，則可知其最後結果，還是困難。可是，只要英國與法意協定之成立，必非沒有可能。何以故？法國固然希望英法意三國往時組成的斯特萊薩陣線復活，而意大利在其辛苦獲得的對英法借用借款沒有用之前，與法國的握手，是不會表示拒絕的，雖則在其成立過程中，或有多少波瀾，但如果成立之後，則德國之獨往獨來，恐已不能。加以英國對西班牙之計劃，在意大利並非怎麼不利的。苟有相當代價到手，則意大利當沒有理由，拒絕與法國締結協定。

現在，把問題移到中歐，納粹在這裏的威脅，使列國移轉了他們對遠東的關心。自日本大陸政策之立場來看，其功效實有極高的評價。德國對日本大陸政策之好意，事變初頭，恐對華貿易減退，守層嚴正中立的態度，可是伴隨事變之進展，漸次積極，二月四日改組國防軍及外交，財政兩機關後，更趨積極。二月廿日希特勒承認滿洲國之演說遂以出現。相同地，以日本大陸政策立憲不能輕看這事，便是三月十三日納粹德國疾速迅速的實行了德奧合併。雖則這並不是出自對日本大陸政策之好意，但因此而激化了中歐的危機，將列國的關心從東洋移去，而間接的幫助了日本的大陸政策。現在中歐之不安，集中地表現於捷克危險之中。因之，假使這問題將來愈發展，有惡化之可能性，則這在日本大陸政策，將與前此的地中海問題，有關係

的意義。

但是，關於這問題的迅速的發展性，是有疑問的，因為四月底英法會議之結果，法國若立防止他國對捷克侵略之立場，英國毅然守約援助法國。則捷克在彼時縱為英法蘇三國所防衛。同時，在西班牙，地中海，北非等地牽制英法之盟友意大利，現在將通過英法，法意兩協定與英法攜手了，這些不是牽制德國冒險政策的事實是什麼呢？自然，五月三日希特勒之訪問羅馬，已將德意兩國的友情，顯示於世界。希特勒所給予意大利的，不侵犯白倫納爾隘之約束，可說是兩者間的友情之表現。對於這點，希特勒除了「驕傲擁抱」之外，從墨索里尼那里，究竟還得到些什麼呢，這樣想來，可知這捷克尚留在德國比之奧國問題困難得多。因之，縱然有多少的波瀾，在國際情勢對德國多少有利展開之前，德國還是不能不採取慎重的態度。加以英法居間，頻頻請求使德國不致妥協的方策，因此，德國的威信，似亦不致有所損害。

三、英美重整軍備之未完成

這樣看來，將來，特別是目下的捷克問題，對於日本大陸政策，是否可以代替前之地中海不安，對於此事，加以考察，至少不是過大的期待罷？

國與國巴鐵就而加以解決，這種種事件，假使英美兩國重整軍備已達到了足以壓制日本的程度，那究竟不是可以馬虎過去的事件，然而它比較安穩地解決下去，完全因為兩國重整軍備之未完成，何以見之？當時英美兩國國民的反日輿論，極度昂激，若其政府有強硬之決意，則此時為實際行動的最好時期，但雖然這樣，該國政府當時不敢出以遺憾態度，却反對地抑壓民衆的反日輿論，而出以自重的態度，這不能勉強地看作兩國政府之寬容，又國際聯盟及比京會議之決議，幾乎不拒絕彈何等威力，歸根地說，還是沒有武力使這些決議得以實行。故我國能嘲笑這些決議而悠然進行自己的政策。

然而，現在這裏也在起着重大的變化，因為英美兩國重整軍備，現在正開始着進行了。本年一月二十五日美國大總統羅斯福送一國防特別咨文於國會，表明重整軍備之決意。接着於二月九日與英國採取共同行動，各通過其駐日大使而對日本質問建議程序之通牒。這是想把自國軍備之責任轉嫁於日本；到二月十一日遭逢日本拒絕回答時，則以日本既不願遵守倫敦條約規定的主力艦噸數之限制，我等亦無須遵守為理由；開始大海軍之建造。這種重整軍備之目標，完全是以對日優勢為其基調，是無庸多說的。

最近之前，美國根據一九三四年的文生建議案着手建議，打算在一九四二年前保有條約規定的海軍力。鑑於今次事變，更決定增強最新式軍艦噸數百分之二十。但是，補充新艦，老朽之艦並不廢棄而保存着，故在計劃上，是增強百分之二十，而實

質上，增強之量，超過這數目極巨，若然，則將乘羅斯福之要求全部實現之時，美國海軍之戰鬥力，增強了現在的百分五十或百分七十五。軍事評論家漢遜保爾特文此言，不啻說是誇張。

英國之重整軍備，亦着着之進行。英國著名海軍評論家派使特所說，至一九四二年，「大英帝國將持有二十五隻主力艦，其中包含着十隻最大且最有力的艦型的主力艦；六十隻最新式及十隻超超巡洋艦；九隻有搭載共計五百二十只飛機能力的大型航空母艦；百五十隻最新型驅逐艦（尚有多數舊型預備驅逐艦）；六十五至七十隻最新型的潛水艦」。這事件着新嘉坡海軍根據地之完成，必然的強化了英國的遠東防備。特別是，據聞最近成立的英法軍事同盟之結果，英國海軍得法國海軍與之共同作戰，再加以一般信託可能性的與荷蘭海軍在東洋之協力，則英國在遠東地位之強化，愈益有效。

這在日本大陸政策之將來，不，不僅是大體政策，在日本國防上說來，也是不能於輕視看過事的情。

四、蘇聯對華援助之消極性

蘇聯對華援助出人意料之外的非常消極，也是有利於日本大陸政策的大要因。日本論理屢屢有着「蘇聯對華援助是無界限的援助」，但我以為這是錯誤。因為明明有着一個界限在那里，那便是對華援助不敢深入，使自國單獨遊離英美法等國而

入對日戰爭。蘇聯是如何的注意這點，下例數事可以見到：在昨夏締結的中蘇不可侵犯條約中，蘇聯是嚴密地將該條約的效力，限定在國聯及其他國際協定範圍之內；使中國共產黨停止樹立勞動政權之口號而換起「民族民主的共和政權」以代之；同時使中國共產黨指責蘇聯援助中國之錯誤。我們在這些事實之中，單單看出是蘇聯對中國的民族布爾喬亞治對日抗爭之策略，是不够的。在那裏，必知過他在顧慮要使英美法諸國不致發生微妙的疑念。蘇聯雖希望盡可能的對華援助，但同時又不能做到要破壞英美法之間的聯繫那樣厲害。

蘇聯像這樣顧全與英美法聯繫，是有理由的。若蘇聯因非常露骨地援助中國，而不與這些諸國遊離，單獨地對日開戰時，日戰爭恐怕不僅陷於遠東吧。白俄羅斯及烏克蘭遲早會遭遇非常的危險。又幸而蘇聯的西部區域雖然沒有直接置於火線下，而聯繫法蘇兩國的紐帶捷克斯馬斯會受到各國的干涉。而日在這種期間，西班牙內亂之進展，人民軍將被潰滅，亦未可知。在這場合上，英美法援助蘇聯的條件，任何一方面不會存在，甚至法蘇互助條約，其效力不過侷限於歐洲，若然，則蘇聯不敢卒然發動為上舉率行爲，並非無理。加以蘇聯國內的肅清黨工作沒有止境，到了今日的革命家，明白即成爲人民之敵的狀態，由於這樣的國內的理由，亦不能不採取慎重的態度。這在日本大陸政策之作用是有利的，恐無須再加以說明了。

但是，這些要因，將來也還會有前此一般的形勢，而幫助日本的大陸政策麼？關於這點，是個

很大疑問。不錯，蘇聯之對華援助如前述一樣是有界限，且現在已然，但同時，在這一界限內的對華援助，不一定會如過去去一樣消極的態度，這界限雖然暫時沒有變動，在這範圍以內的蘇聯的態度，是隨着情勢之如何轉移而或強或弱的。管見以爲蘇聯對華援助的彈性是由下面三個要因規定的：

- 一、日本對蘇戰爭餘力所尚保存的程度。
- 二、與英美法三國間結成共同對日戰約的可能性所達到的程度。
- 三、國內反斯大林派勢力所達到的程度。

在日本持有馬上能發動對蘇戰爭之能力時，蘇聯對華援助，必然是取着非常慎重的態度而行，可是若洞見了日本爲了中國的長期抵抗所牽連而消耗其國力不能發動對蘇戰爭時，蘇聯的對華援助也會隨着這個程度而必然的漸次露骨起來。換言之，蘇聯對華援助消極，是僅在日本國力充實之時，日本國力苟消滅通敵，必然地趨於積極。

同時，例如日本的國力既相當充實，而力的關係是相對的，故蘇聯與英美法諸國的對日共同戰線成功，其對華援助恐必然的積極化，若英法保障蘇聯的西部國境，英美對日甚而出於經濟封鎖之舉，蘇聯將毅然冒險戰爭的危險而以積極的辦法。

但是，不備以上的國際的諸條件如何有利於蘇聯，若國內的反政府份子勢力強大，則這當然足以牽制蘇聯的行動的。因之，國內政治不安的深處，可以說成是牽制蘇聯對華援助之一因。

但是，現在這些要因是處在怎樣狀態之下呢？第一個要因，日本假若光爲中國便弄到眼光目眩，

繼續消耗國力，而不致力於國力之回復，越發是中了蘇聯的心願。第一個要因，在今日的蘇聯，幾乎沒有希望。張伯倫外交之出現，蘇聯對於英美法蘇共同戰線的希望似已被粉碎，德奧合併所刺激，可與日蘇互助條約共存的英法軍事同盟，即行締結，同樣的在遠東方面，爲着日本政策的動向所刺激，說不定不再喚起英蘇之接近。現在正如派伏特氏所說，「當第二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的時候，英法蘇三國即被置於考慮共同防禦動作，以對抗日德意三國之運命。關於第三個要因，期待其有比較從前以上的發展，是稍稍困難的事情。農村的集體化雖既未完成，則那裏關於着強迫集體農場化問題，便能發生各種問題。只要農民有窮不平等，則今後反斯大林派的陰謀將出不絕。但對付抱不通過大的期待，將是貽誤國策之原因。何以見之，蘇聯政府，可緩和農業政策以緩和農民之不滿，則一方面，本年初間以來，使共產黨矯正其從來的消黨前進激行爲，而講求緩和的方針，蘇聯民心，今後雖有多少動搖，而已漸次趨於鎮靜了。倘若這四個要無誤，則前此爲消黨工作妨礙了其消黨的一舉，因新的指導者們對於事業的熱誠，將再開其活動的建設。這在日本確是一件大大值得驚異的事情。

以上的事實，在表明了發生以來幫助日本大陸政策演進的國際政治的要因，雖然有多少程度之不同，現在已在起着大大的變化。而且這些種種社會變化在日本都是要變成的事情。因此我們以爲離開了最近國際情勢上的這種變化，簡直不能論及日本的大陸政策。

國際陣線論與國際均勢論

葉青

我們中國在半年底國際形勢分析中有兩種對立的主張。其一可名爲國際陣線論；另一可名爲國際均勢論。國際陣線論從外國輸入，由來較久。國際均勢論是中國人底主張，乃抗戰以後出現的。

甚麼叫做國際陣線論？這就是：把主要的國家分成兩大陣線；以德意日爲侵略陣線，英美法蘇爲和平陣線；有時又把德意日叫做法西斯國家，把英美法蘇叫做民主國家，總之它們是兩個互相對立的集團，彼此矛盾衝突；因爲這些國家是重要國家，所以實成此種劃分者。以之作認識國際形勢和分析國際局勢的方法。這些就是國際陣線論底內容。

國際均勢論則與它相反，但並沒有一致的主張。其可作爲一致的主張的，依我看來，抽象地說，陣線已經破；均勢開始到來，侵略行爲將爲均勢局底所控制。因此國際和平有產生可能；具體地說，德意日集團容易分解，只要德意軸心一旦削弱或折散，歐洲便可趨於安定，日本孤立，英美法蘇聯合過問遠東，中日戰爭遂停止了。依照這種見解，便產生了用均勢觀點認識國際形勢和研究國際局勢的分析。

這兩種理論，各有見解。而利於它們的國家，亦不一致。德、意、日和日本是利於國際陣線論的。儘可從它們由德意軸心而德日協定而日意協定以形成一條陣線上得到說明。理由很顯然的。是它們要用這條陣線牽制英法蘇以實現其各自底好夢。英

法美是利於國際均勢論的。這可從它們之間沒有明確的團結上得到說明。它們不惟沒有明確的團結，反之還怕有明確的團結來促成了或加強了德意日底團結。至於它們國內輿論之一致反對法西斯，乃是理論的主張，與不以實際利益爲準的國際團結合沒有關係。

蘇聯呢？它雖然與英法美一致，希望國際和平之維持；但它底特殊情形使它利於國際陣線論。這裏面道理，我在「隨線外交與民族外交」一文中說過了。「從英意協定說到中日戰爭之前途」一文更指明蘇聯有隨着陣線破壞均勢到來而陷於孤立的危險。這便是蘇聯與英法美同其陣線又與它們異其理論的原因。

我們中國對於這兩種理論又利於那一種呢？有的以爲利於國際陣線論，有的以爲利於國際均勢論。舉例說來，共產黨及其「人民陣線」屬於那一種人；大部份國民黨員及若干無黨派者屬於後一種人。不用說，我爲共產黨者黨中之一，也屬於後一種人。

現在且說我自己底意見。國際陣線論是利於日本的。因爲意國爲它牽制英國，德國爲它牽制蘇聯，英蘇不能在遠東動作，美國遂孤立了。於是日本便可獨霸遠東，大搖大擺地實現其征服中國的迷夢。國際均勢論不然。它底打破陣線，即是分散德意日，結果日本孤立，而均勢恢復，日本便受牽制。

難道日本自九一八以來的每次進攻中國，還不以歐洲多事列強不能獨門遠東使美國孤立因而太平洋上的均勢破壞爲其原因之一嗎？歷史事實明白告訴我們：甲午以後的均勢，阻止了瓜分；歐戰把均勢破壞，日本便奪取青島，提出二十一點；歐戰後均勢恢復，青島遂告收回，二十一條成廢紙。中國原是生存於均勢之下的，現在它希望均勢來阻止日本底侵略，今後它也希望均勢來使它以行設底機會。所以中國需要的理論是國際均勢論。

但中國需要它，却不能實現它。所以不幸的，是英法美三國也需要它。而在此三國中，最需要它並最能實現它的則是英國。英國底殖民地很多，在德意日要求殖民地的時候，它希望能夠保守。由此使它底政策以維持現狀爲主。這裏有一個很好聽的名詞供它使用，那就是和平。所謂和平原不過維持現狀的別名而已。然而要和平就非恢復均勢不可。只有均勢能和平。均勢破壞了，力量不平衡，大的便要壓迫小的，有甚麼和平之可言？所以英國是需要均勢的國家。在日意兩國東西牽制它和打擊它的情形之下，這種需要尤爲迫切。同時，它底力量雄厚，在歐戰有充足輕重之勢，所以亦能滿足這種需要。於是英國便成了創造國際均勢局底動力。

它底辦法當然是分解德意日集團，以安定歐洲，孤立日本。而分解德意日集團，從德國起或從意國起或同時從德意二國起，均無不可。但以德國利用德意軸心合併奧國之故，實際上是從意國起。結果遂成功了一個英意協定。

從此，國際均勢論便得着有力之證明，它不再

是推論了。實際上，英意協定確是國際形勢由陣線局面通到均勢局面的關鍵。它給國際陣線投了一個炸彈。對於國際均勢論却奠下了一個基礎。所以英意協定有巨大的作用，值得重視。

因此，帶國際陣線局面的國家，一致反對英意協定。四月十八日東京路透電說：「日本各界對英意協定頗多非難」。政府則注意此後「英國對遠東之態度。無論如何，條約（即英意協定）——青島所及於日本之間接影響，實為日本嚴重關切之事件」。同月十九日莫斯科塔斯社電說：「真理報」評論英意協定，謂：「新協定為英國投降政策之有力表示。……英國外交政策現已十分公開贊揚墨索里尼對西班牙人民戰爭。」德國因為不好得罪英意之任何一方，所以強開笑話。實際上它是不願意的。因為英意協定有削弱或破壞德意軸心的作用。這是很明白事情。

但帶均勢局面的國家，則應一律歡迎。這便是英法美三國。只以過去的陣線對立，及這些國內的若干人民仇視法西和反對意國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歷史關係，總是不很普遍並不很熱烈的。然而對於英意協定底作用，則皆明瞭。四月十八日華盛頓哈瓦斯電說：「英意協定成立後，……各報大多認爲此乃安定歐洲時局之一種希望」。雖「其實價值如何，此際尚難斷定」；「但大體言之，……已爲多年來之最佳徵兆矣」！這就可見英法美三國對於英意協定的態度之一斑了。

意國呢？它是英意協定底一個主角，當然歡迎。這可以從謝爾登底歐洲通信中看出來。謝爾登六

月十一日寫給我們：「墨索里尼在德奧合併以後的地位是怪可憐的。……總之，德意接界以後，意大利人民寢不安枕。向來靠奧國商務而得繁榮的特里耶斯脫（Trieste），是面對着黯淡的瞻望。而法西斯財政的恐慌又如山雨底欲來。意大利須向英國借錢。……這一段話，不僅表明意國歡迎英意協定，而且表明意國自德國倒奧後必須離開德國接近英國。中國共產黨人把說德意「矛盾底強化」和「同盟底削弱」看做「幻想」，並謂英對意妥協「要加強德意底結合」，全是無根據的謠言。

因此，他們更進一步指責英意協定底本身。他們說：「第一，……根據英意地中海紳士協定失敗底教訓，英意兩國底關係，今後隨時有惡化底可能。第二，英意協定底兩個先決條件不易成功；英意兩國底妥協還不穩固。」那末「英意協定底前途當然更黯淡了。所以英意協定雖已簽字，但在事實上等于尚未成立」。

然而英意協定以後到現在兩個多月底經過，完全與這些議論相反。所謂「不易成功」的兩個先決條件俱沒有問題。關於承認意國併阿事，在國聯會中蘇聯並未「堅決反對」。當英用照會詢問蘇俄將阿比西尼亞問題提出國際行政院有無異議的時候，蘇俄政府認爲詢問之點是提出此問題手續並非問題底本身。便以答覆並無異議（甘介侯）。所以在討論之時，「李維諾夫與哈立法克斯固然處處意見不能一致，但是蘇俄在保持自己底立場之外對英態度頗爲和緩。對於英意協定也沒有甚麼批評」（前人）。關於意國撤退志願兵事，從六月中旬英駐意大使與意外長齊亞諾談判結果看來，絕無問題。

抗戰以來中國經濟

龍大均

從經濟方面，計較中國一來年抗戰的收穫與損失，這是一件極有意義的算帳工作，雖則這筆賬異常複雜，並且還沒有到清算的時期。

就損失方面看，那當然不可以數字來表示。只就上海一埠而論，我方所受戰事的總損失已達四十四億元（據李博時氏的估計）。其餘戰區，數人民的生命財產毀滅於炮火和洪水，一時更無法估計。我們所能說的是：此項損失已達一百四十餘萬平方公里，（東三省未列入）。流離失所的難民已在一萬萬人以上。

這樣空前的浩劫，對於我國經濟固給與極大的打擊，即對於敵方經濟，亦何曾不加以深刻的摧毀，據日人川島氏（全圖雜誌上海的通訊員）的估計，上海日方產業所受損失值一萬萬日元，青島及膠濟鐵路沿線工業所受損失值三萬萬日元，總計爲四萬萬日元。至於我城市之被破壞，人民之被慘殺，戰區之擴大，難民之增加，其實電子日本貨物銷場的喪失，顧客的減少，直接的影響是日商工業衰落，對外貿易低降，而國內失業工人激增。故對華作戰是日本人經濟上的利源行。日方的損失即華方的利益。此外，中國所有日債總數約十萬萬元，本息償付亦已停止。故一年來抗戰，由第一種收穫是已經解除了日本對華「殺人不見血」的經濟侵略。

到六月二十八日，羅馬哈瓦斯電說：「意首相墨索里尼願英意協定迅速付諸實施，西國境內國際性之糾紛才層見迭出，或足以妨害英首相張伯倫之地位並影響英意協定之實施」所以他與陸軍首長「商定西國內亂不干涉政策即整委員會所擬撤退計劃，不論能否付諸實施，意國志願兵或則退出西國前線或以大批調回本國，二者之中必居其一」。不久，這個委員會底「全體大會已一致決議，接受英方提出關於撤退西志願兵之計劃。……大會決定後，英法德意四國即共負十二萬五千英鎊，交付大會，以爲準備撤退工作之費用。」七月六日羅馬路透電說：「意當局對於不干涉西亂問題成立之協定，印象極佳」。七月八日倫敦哈瓦斯電說：「意外與齊亞諾告英駐意大使稱：「意國對於此項協定（英意協定）實施條件業已予以履行。例如西國內亂不干涉政策即整委員會因意國態度妥協，乃得通過英國所提計劃。此外意政府曾勸告國民軍當局勿再濫炸英國輪船。凡此均可證明意國確有誠意。」所以意國撤退志願兵是意國既定方針，不會改變。

因此，英意協定前途，並不黯淡。它底實施，只是時間問題。中國共產黨人對於它的咒詛，是沒有用的。客觀的現實將獨立於他們意志之外出現，並克服其主觀的獨斷的咒詛。國際陣線論不合事實了。

中國對於英意協定的態度，不取決於他們少數人，而取決於多數的國民黨人及無黨派者。很顯然的，站在民族立場上即抗戰立場上看，英意協定在歐洲使德國孤立，有安定歐洲的作用，德國對於捷克問題之讓步即是一個證明；在遠東使日本孤立，

沒有意國從地中海牽制英國，英國便能搞問遠東，使日本有所顧忌。而況中國是需要國際均勢局面的國家，怎樣可以不對此破壞國際陣線局面建立國際均勢局面的英意協定表示歡迎呢所以說「在民族解放運動底立場上，我們實在不歡迎英意這種談話底成功」云云，乃是錯誤的議論。

也許他們有這樣的打算：歐洲愈對立，愈有發生爭之可能。的確，戰爭有證明國際陣線論的作用，並且他們以「戰爭發生了，中國必更有利。這樣，和平之謂何？如果戰爭不發生，歐洲底對立豈不爲日本清機會？如果發生，歐洲各國從此將如第一次歐戰那樣，自顧不暇，何能援助中國？那時，謂蘇將攻日嗎？不一定，它與其同時攻日德不如專攻一德之爲有利；謂日將攻蘇嗎？不一定。它打中國尚不能屈服，何能再增一敵？即今日德不締約，它亦不肯背德，乘機歐洲不暇東顧，美國孤立，蘇聯不必攻之之際，用全力徵服中歐，以實現共大陸政策和建霸東亞之迷夢。所以此時而發生歐戰，並不利於我們。利於成們的是日蘇之戰和日美之戰。然而這則以歐洲安定或德國孤立或英法助美爲條件，則很顯然。所以抗日戰爭之非絕非歐洲底對立和戰爭，而是其安定。

中國共產黨人對於英意協定，並未忘在中國立場上看，而是站在蘇聯立場上看的。他們所害怕的在一英意協定成立後，英國外交底動向之一反蘇趨勢。所以他們說：「英意協定是英國調整主要帝國主義國家間緊張關係底第一步；它底第二步則是以英意妥協和英法合作爲基礎促成法意底合作，然後再與德國進行談判促成英法德意四國底廣泛的合作

一年來的抗戰還有第二種極重大的收穫，那就是替中國經濟解決了人口問題。中國經濟落後不容易建設現代的工業，主要的原因是沿海省份人口過多。因爲人口過多，則每年動力生產的結果常不勝滿足原有人口必需的消費，而工業資本無從累積起來。人口過多則教育勢難普及，故社會秩序不易維持，國家政治難上軌道，而工業建設便常受妨礙。人口過多勞工價廉而機器之採用常不合算，以是而工業發展橫受挫折。結果是我們僅有一個貧窮，愚昧，自私，搗亂的社會，不適合於現代國際的生存競爭。好了，一年來，大規模的轟炸，殺戮，四百里洪水巨浸，加以逃難落荒，凍餒疾病而死者不知其數，從身受的個人而言，誠極人間之慘事，然從整個民族的立場來看，則此種犧牲，是很有代價的。由於人口分佈密度的不均衡，江浙等省平均每方里竟達六百餘人，而西南省每方里不過二三十餘人。現在有大批難民向西移徙，據紐約「遠東評論」的調查，（江南約有一千六百萬難民遷於四部各省）這種大規模的移民進行，對於人口問題的解決與國家經濟平衡的發展，均有重大的貢獻，自不待言。

抗戰以來的第二種收穫是西南西北國際路綫的打通。這將是亞洲經濟革命的一件大事。東亞近代的經濟發展是以上海爲樞紐，從海道聯歐美，從河道溝通內地，結果是中國的經濟命脈暴露於外山易爲日人所打擊。自上海失陷繼以全國，岸均受敵艦封鎖，而西南西北國際路綫的打通，遂有迫切的需要。滇緬公路由昆明起經過大理，騰衝及隆慶等地以達緬甸之密芝那，會由工程師二千人 and 工人十

以「穩定」歐洲……這一計劃底主要作用是緩和英法德意四國衝突，形成西歐帝國主義底反蘇聯陣線。這是共產黨人反對英法美協定底原因。其實，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太愚了。蘇聯的國策和紀要。我早向他們說過：四國協定不會即刻有反蘇聯的性質。那時沒有人攻擊蘇聯。反之，蘇聯還加入可能。我以國勢均勢為基礎的民族外交，並不反對於蘇聯底利益，而且適合於它解除日本威脅的要。這是一看我底「譯」外交與民族外交一文便知道的。一從英意協定說中日戰爭之前途一文即可知道。

現在的事實，證明這「譯」見解。蘇聯在一度反對英意協定之後，改變了態度。它在國聯大會中，對英意協定沒有甚麼批評表示。這個協定不要損害蘇聯與第三國底希望（甘介侯）。實施英意協定的兩個先決條件，在承認意國併阿方面，蘇聯態度，如前所引，不曾「並無異議」。在撤退各國志願兵方，蘇聯已受英國底計劃，七月八日倫敦哈瓦斯電把謝辭在六月十一日告訴我們的話證實了。並且謝辭在六月十一日通信上說：「兩週前法國外長賴伐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報告時，曾說蘇聯外長李維諾夫曾表示預祝法意談判底順利，對於捷克問題我國報紙保持了最大可能的鎮靜，對於波蘭與羅馬尼亞軍事聯盟也不理會，以至對於不干涉委員會的妥協，這些，如像瑞士巴式爾城德文報紙 Nationale Zeitung 在六月七日的社論一俄羅斯在東亞」一文中所說，是指出蘇聯現國體量集中法意於東亞，而唯求歐洲無事。蘇聯現將段底外交似乎以促成德國獨立為目標，故對於英現政府謀與意大利接近的政策是贊助的。」

這結論，很有理由。在德日二國中，德國不輕易進攻蘇聯。法蘇互助和德蘇互助直接牽制了德國；英法軍事同盟，英意協定和法波，法捷，法羅諸條約，則間接牽制了德國。所以德國一動，即被圍攻。因此蘇聯領德意之進攻。但在東方不然。日本進攻蘇聯不受何種牽制。中國願牽制而力量缺乏。非助蘇聯的只有中國，而力量有限。如果中國這次被徵服了，日本必進攻蘇聯無疑。蘇聯與其在那時對日本作戰，實不如乘著日本進攻中國，力量

量消耗，而又大軍深入中國內地之際對日本作戰之為好。所以中國底命運與蘇聯在西伯利亞底保衛戰切切相關。這蘇聯在遠方而又怎麼不同或門一樣希望均勢局之到來呢？德國孤立了，不能進攻蘇聯；四國協定成立了，德國受約束，而法波互助和德蘇互助以及英法同盟，英法協定和法波互助。這不給蘇聯以注意中日戰爭並進取法波蘇聯會嗎？因此蘇聯在歐洲非破壞蘇聯底自由行動之局不可。於是蘇聯在實際上把國策陣線向蘇聯那末，英意協定不僅僅為利於中國，也為利於蘇聯。中國共產黨人不必跟英意協定，免它帶一有血腥氣味。英意協定足以澄清歐局勢，便不是中國底利益。也是反蘇聯的。我們爲了中蘇共同抗日而鬥爭，應該與以糾正。

我們也要糾正。請看事實。在英意協定之後，德意經濟協定。因爲英意協定成功，德意領袖心削弱，德國孤立。在德國志願兵方面，意國望蘇聯底英意協定或歐洲安定亦實或撤退；德意便不能單獨行動，拒絕撤退了。於是西國內亂小甚至解決底可能。而且日或英德經濟協定，去了一章障礙。六月一日倫敦哈瓦斯電告訴我們英德意成立英德經濟協定成立後三日（即七月四日），德法兩國底經濟談判又在巴黎開始了。據法政政界觀察，亦有成立。英德經濟協定類似的協定之可能。經濟談判底成功是政治談判成功之徵兆。所以四國協定或歐洲安定之說，不是空想。

國聯陣線論產了。國際均勢將成立了。英美然，世界亦然。還有幾件事實值得我們注意。對於太平洋中坎東（Canton）和安德魯（England）（即上海）兩島的主權爭執將獲得妥協，彼此共管，並以此原則處理其它主權不明之太平洋島。六月二十八日大公報載。英美商約續續，並且互相讓步，有於七月底簽訂之說（倫敦七月廿日海通電和九日路透電）。於是英美合作底可能進了一步。法國佔領西沙羣島以抵禦日本海軍底南進。這當

五萬人趕緊建築，已於今午三月底完成。至於由昆明至緬甸曼谷的鐵道，七路線已測量完竣，並已開始土方工程。滇西有滇泰鐵路，可以兌是已經打通，滇北鐵路，則中蘇界經過蘭州之三千公里公路，已完成了，全線工事計需勞動者二十萬人，工程師三千人。至於中我鐵路亦在籌備開工之中，由重慶至綏德，新線以至通達，全線長四十公里，將來公路築成，則由重慶至成都僅需六十七小時。

抗戰的第四種救國是西南各省開始工業化。而去年九月以後，成都各省市工廠遷移內地，上海方面已遷移者達一百五十二家，此外，無錫，南京，青島等地亦有內地遷移者，大約全國遷移內地的工廠當達二百餘家。至於隨工廠而遷移的技術人員亦達五千餘人。這些工廠第一步的遷移，多集中於武漢和長沙。自徐州安慶失守，已開始第二步的遷移，而川滇黔桂遂爲最後的避風地。這些工廠西遷對於中國經濟有何意義呢？第一，可就地利用土產的農礦物（如陝南的棉花，川黔的石油）而減少倚賴國外輸入的原料，這樣建立了中國經濟獨立的基本。第二，工廠設於內地，則洋貨不能深入競爭銷場，第三，工廠設於安全地帶，可供「經濟動員」之用而成為國力力量的一部分。最近沒有這一年來的抗戰，恐怕再過五十年還不到西南各省的工業化，故這是抗戰的一件重要的收穫。

內地農業的積極發展是抗戰的第五種收穫。戰前中國的資本多集中於沿海幾個大都市，供地產，公債，標金等投機事業之用，而內地農村則陷於極度貧困，缺乏資本故一切無從改進。自去年月以後，遷市各銀行的內匯業務驟形發達，足證集中於上海的資金已大量流入內地。雖未必全數投資於農業，然大部分的用途可刺激農業的昭蘇則已是國家經濟莫大的進步，政府方面負有促進農業責任的機關

然是英國同意的。它們兩國還共同抗議日本對於海峽的進攻。這不是英法在遠東開始合作的證明嗎？蘇聯與中國關係的增進，如果蘇聯出兵，英國必能贊成，據謝爾斯觀察，「如今英國與蘇聯空氣，是先全利於蘇聯對日積極行動的。左派各黨不必艾了，保守黨領袖邱吉爾先生於五月二十六日在英京「每日電訊」上一篇重要文字，充分證明英國統帥階級不僅不反對，且鼓勵蘇俄制裁日本」。英法蘇一聯合，太平洋上為日本九一八以來所破壞了的均勢局面，便立刻到來。這時日本如果不願發生世界第二次大戰，如果它知道這個大戰將使它變成世界第一次大戰後的德國，那就只有撤兵退出中國之途。

所以我們應該歡迎國際均勢之到來。此外有三個消息值得注意。「掃蕩報」七月七日發出它底香港六日電說：「津訊：聞英領館已接奉政府命令，擬在月中旬向華增兵艦五十餘艘，內中以上四艘駐天津海面，二十二艘駐青島海面，十艘駐烟台海面，十一艘駐秦皇島海面。又訊：英已下令駐津陸軍軍官伯爾曼意增加軍力，由太古怡和輪船運送中。」另一個消息，是中央社的。七月七日香港電說：「津訊：津英駐軍當局，為應付華北之緊張局勢，頃特向天津增兵，決先將秦皇島駐軍兩聯隊調津。津英兵營四連現已架設電網及鐵線架網，並安設高射炮台。聞有大批飛機零件已由某地運津。」第三個消息，是「大公報」從香港專電（但別的新報也有）。此電發於七月八日謂：「港督準備應付遠東事變，七日宣布執行英庭特許狀，在非常時期，有權指揮全港陸海空軍。」這三個消息，應該是實在的。觀於日本佔領廈門以截斷香港上海之聯絡後又欲佔領海南島以截斷香港星加坡之聯絡和英國贊成法國佔領西沙羣島等事，英國怎不趕有所準備呢？英國一準備，法國隨之，美蘇亦隨之，太平洋上的均勢便可出現。這對於日本底進攻中國，是一個威脅，有利於我們。

然而這就不說是在英法協定一個效果了。沒有英意協定，英國是不能對遠東採取強硬之措施的。當然，英法對遠東，非萬不得已，不致用兵。一般地說，它是出之以調解方式的。但欲調解有力，亦非準備不可。只有這，纔是，迫使日本讓步。因為英國底調解，目的在維持遠東均勢，不能不注意中國底領土主權之完整。這是它底利益之所在。同時，英法兩國公約底精神，為美法所承受。三國調解，在實質上不過是調解有代。英法兩國對遠東，那是東亞均勢局中之真行獨。因此，我們對於英法底調解不必過抱杞憂。因明白這些，便知凡為中國人都沒有反對英法協定，尤其反對張伯倫的必要了。在歐洲研究國際形勢的謝爾斯，於五月二十一日底通訊中說：「張伯倫觀察，張伯倫內閣底壽命將較我們所想像的長得多。而且我們與張伯倫內閣是能夠有協議的。」「明天」也許英國會有「強硬」的內閣上台；但這「明天」還非常遙遠。而今天我們底抗戰外交，首須英國底善意諒解；今天又須張伯倫底善意協助。所以，在張伯倫或私人用「張伯倫」底善意協助，而負責任的真正的愛國分子必須認清這一切，而從切實有效的途徑為我國抗戰外交開闢新的局面。大家努力吧，同胞們！中國共產黨人應該三復斯言。

張伯倫不但是中國抗戰底朋友，而且是國際均勢底創造者。他底現實主義的外交是沒作用的，不可責難。國際均勢雖因此受了打擊，開始崩潰；然而那是陳腐的舊說，沒有維持底必要。宜專它的「英意協定」底影響？「和」究竟有，有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那」一類書，應該投到毛廁裏去。國際形勢底研究，有國際均勢論在。它不獨是新說，而且是科學的新說，為西方底事實和東方底趨勢所證明。國際均勢論確立了，它除使我們明瞭國際形勢之新的本質外，還要給我們帶來以抗戰必勝的消息。我們應該歡迎它。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一日

如經濟部的農本局一年來尤為加倍努力，最近則本局已在湘黔桂等省內重要縣份設立合作金庫，以資調劑農業金融。每處資金計在十萬元以上。關於農田水利事業的推進，農本局已與各省政府約定貸款總額為二百五十萬元。粵省方面，農本局已決定撥款一百萬元作為博羅集鎮農田水利的資本，技術管理事宜則歸中央農業實驗所主持。黔省的農田水利事業亦由該省政府與農本局議定貸款額為一百二十萬元。四川的農田水利定款總額已定為三百五十萬元。渠堰農場亦在籌辦之中。從這些進行，已可見農業積極發展的一班。

最後，我以爲統制經濟的實行，可以算是抗戰的第六種收穫。現代國家為着準備戰時的「經濟動員」，在平時已實行統制經濟。中國在戰前而不採行這種制度，因為對於東鄰的抗議還有所考慮。並且資本家還沒受過外人無情炮火的洗禮，也多不甘接受政府的保護和約束。可是大戰來了，平時大家認為下的都變為平易可行的了。爲着獲得抗戰的勝利起見，政府不得不放棄了自由經濟政策，而有一戰時農礦工商管理條例」的頒布。爲着保障法幣價值的穩定，不得不有「外匯管理」與「出口貿易外匯集中」等辦法的施行。於是，中國便踏上統制經濟的道路，而前途的進程正未可限量。

中國一年來抗戰所得的經濟，成果自然不止這六項，不過我以為這六項是比較重要的罷了。我們抗戰這一年所支付的軍費估計約為十億元。日方這一年所需的軍費估計約為六十億元。我方的銷場還不到日方的三分之一。我銷場少而經濟上的收效大，日方則銷場大而經濟上的收效幾乎等於零。故一年所戰的回報，雖失地甚廣，犧牲民衆亦甚多，然對於我民族的整個生命是有着無窮的。戰爭既長下去，則我能够利用外資，實行統制經濟，以發展西南各省的富源，最後的勝利，終必屬於我們的。

（編者按：本文所引甘文句係甘氏七月初在漢口各報發表的「蘇聯為什麼還未參戰」文中者）